

研六室文鈔

卷一 卷二

戶部主事績溪胡氏培舉著

咸豐庚申冬十月陽湖呂定子編修持贈會稽李慈銘書首



研六室文鈔

道光十有七年歲在
丁酉琴於涇川書院

研六室文鈔序

績溪胡竹邨農部當世之篤學君子也平時朝
究雅不欲馳逐文壇然穿穴經旨以爲文而文自淵
茂頃乃哀輯三十年來所作擇定若干首曰研六室
文鈔屬余序余竊謂文之體不一散體本與駢體殊
科而散體又各別有論議之文揣摩理勢近乎子有
敘述之文網羅事蹟近乎史二者每分道揚鑣惟訂
證之文名物詰訓近乎經則尤足尙何則六經固天
地之至文也聖人創之儒者明之雖前哲譔著都備

而紬繹不窮苟能闡幽抉隱研而益精可以正其歧
誤啟其疑滯補其闕遺斷非浮華無實空疎無據者
所得而參厠其間間考漢初經師率多口授卽有章
句或致亡佚故存者頗罕其他文更蔑聞焉東京後
首推馬鄭顧馬融經義僅散見至長笛賦廣成頌等
未脫辭章之習若鄭康成統貫羣經而流傳司農集
篇數甚隘此蓋殫力箋注不必沾沾言文也唐人作
疏孔賈並稱賈公彥旣絕無文孔穎達曾分任晉書
紀傳似非不能文者而亦莫從辨識何卷出其手且

凡疏家措詞往往冗蔓而詰詘

畢讀說經之

視綴文果齟齬不克相兼歟今

其命祖樸齋

先生之傳於三禮尤遠嘗因詩西南其戶鄭箋而知

東房西室乃燕寢之制成考禮卷百刻禮粵東風行

萬內復與桐城張院林臨海洪筠軒我邑胡墨莊包

孟開諸君反覆詳剖以求至當外此釋經論說較

諸辨解縣浮沈關闕概捐棄概皆禮之支流餘

荷君於文援引賅博而條達明畫疏家辨澗之繁靡

除殆盡繼遇鈞翁奏刃表然固弗滿徹是真爲好學

深恩悉知其意者矣餘如庶記傳誌集檄清醮亦益
然荷經術之氣醜釀其中正無庸攀仰韓歐取譏貌
飾雖然君非此也曩懷重疏儀禮者悉旁搜遠紹
左右逢原境地焉可量來猶其小者孫獨余也經未
諸涂徑文未闕堂奧屏軀邁齡徒增慚悔蒙君之不
棄使以糠粃引其前敢率爾應命者聊冀附驥尾藉
其名汗簡云涇上愚弟魯府撰於吳門紫陽書院

蘇舜文果脯齋不食酥兼煨令

凡酒者皆隨卦卦式變而講論



蘇舜文

家竹邨師邃於儀禮因賈疏漏略重爲義疏精力專
注於此其他著作成者已有數種所作古文約有三
百餘篇儀徵阮芸臺先生采其三種刊入

皇清經解餘俱未梓行蓋吾師未肯以自信也近歲

主講涇川書院先君子未刊書藏於家者督率

次第校刊併爲先君子作傳庶賴以傳世永久焉

等閒請梓其著述吾師謂所著書尙須改訂惟說經

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善鈔寫不及若以刻代

鈔其可於是出所作古文命擇其有關經義者得八

世餘篇編爲研六室文鈔十卷授之剞劂其無關經義者雖已傳於外概命勿付梓曰此自爲商質經義許若以言文尙須數年後學升或有進地再爲續鈔蓋吾師之不肯自信如此然其文古勁闕深實有漢唐風味其解經不尙新奇不事穿鑿惟以經證經心得最多閱者自知之翰等非阿所好也刻旣成因敬記其緣起道光壬酉六月下浣受業先翰謹識

研六室文鈔目錄

卷一 羊斟 卷二 羊斟 卷三 羊斟

東房西室疑問

儀禮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述

儀禮士冠禮韎韐注正讀

釋韎

中庸旅酬卽爲止解釋疑

六經作自周公論

卷井田論



兼訂詩韎韐有
爽傳箋誤字

又燕州人之故
兼考各縣廟由

卷五田論

義者周易分傳附經考兼考各經傳注及疏附入之始

計若宗廟路寢明堂固荆考或有不進地再為續鈔

夫夫二朝考如此然其文古勁開深實有漢

東夾西夾考精錄其五簡

得取編考為人對查為其本宗顯也

記其辨考附版錄問六月下院受業

卷公羊傳孔子生月考誤

稱六校儀禮聘禮及郊注脫字兼考郊制

卷三

儀禮非後人偽撰辨

禮記寢東首於北牖下辨

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辨

卷儀禮喪服記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解

論語居必遷坐解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解

易乾位西北說

周禮嫁殤說

儀禮姑姊妹說

穀梁傳雍泉說

養母不宜服斬衰三年議

河南余氏服議

卷四

復夏朗齋先生書

與陳警園論奔者不禁書

與張阮林論闌闕楹相書

與家墨莊論豐字書

與吳子方論釋文鄭注譌字書

與郝農部論廟寢書

與洪樞堂論舍采書

與費耕亭論繼父服書

與陳碩甫論毛傳書

與陳碩甫論禘祫及國語注書

卷五

荅洪起凡論詩羔羊疏書

荅夏心伯論黻載書

廢縣浮沈解荅馬元伯

荅洪筠軒論燕寢書

荅張阮林論燕寢書

荅家墨莊論燕寢書

荅包孟開論燕寢書

荅湯茗孫論本生祖服書

荅章生遇鴻問韋弁書

荅趙生炳文論漢學宋學書

卷六

國朝諸經說

荆易釋傳題辭書

黃氏詩考序

卷刻郝氏春秋二種序

讀儀禮私記序

孔子編年後序

四書拾義序

汪氏家學集序

求是堂文集序

鍾山書院課藝序元伯

王石曜先生八十壽序

送家墨莊之任延建邵道序

送程春海之任貴州學政序

釀資掩埋遺骨引書

卷七 蘇軾尺牘書後

儀禮集釋書後

儀禮經注校本書後

因隨經傳釋詞書後

書金氏禮箋三注後

左傳杜注辯證書後

金誠齋求古錄書後

卷八 方茶山先生遺集書後

爾雅注釋辟旁長概圖跋

卷八 漢北海鄭公生祠記

錢竹汀先生入祀鍾山書院記

從叔父同知公遺書記

五

涇川書院志學堂記

績溪會館尚義軒記山書院記

甌州曹氏義田碑記德萬味堂記

卷九 朱氏耕雲莊祭田碑記政序

清淮紀夢圖讚有序 圖題

卷九 茶山先生齋集書

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畧附別傳

姚鏡塘先生行畧

章雷川先生行畧

贈奉直大夫叔祖繩軒公行狀

卷十

汪叔辰先生別傳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徽州府訓導夏先生墓誌銘

郝蘭臯先生墓表

燕寢之制

燕寢之制

燕寢之制

燕寢之制

卷十

饋奉首大夫

研六室文鈔卷一



續溪胡培翬竹



東房西室疑問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說始鄭氏而孔賈疏

義成之宋以後學者多決其非如陳氏禮書李氏儀

禮釋官敖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江氏釋宮增注

駁正舊說皆致確無以易矣培翬按鄭君注禮時以

人君左右房釋正寢

見儀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禮記禮器喪大記注

疑出

傳聞之誤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

詩箋已明言之當以此為定說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

詩多為定論斯于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

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

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今由其說申之蓋鄭義以

天子正寢如明堂為五室之制燕寢為左右房之制

詩君子陽陽疏云斯于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又云天子小寢如

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按鄭以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與顧命覲禮不合據斯于疏引鄭志申之

謂周公攝政制禮以洛邑為正都明堂廟寢皆為天子制度其西都宗廟路寢仍先王制不復改作至宣

王承厲王之亂宮室毀壞乃更修造西都廟寢亦為天子制度如明堂其說甚確詳宗廟路寢明堂同制

考諸侯以下之正寢亦為左右房與天子燕寢則

為東房西室箋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

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

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

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天子燕寢之室在中

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

者為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戶箋又云是室亦南

其兩者謂室與左右房無異以相通也何以見之儀

禮記卷之六

禮士昏禮自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至尊於房戶
之東無沅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登皆陳設於燕寢之
禮自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室媵侍於戶
外呼則聞皆戒昏於燕寢之禮經云尊於房戶之東
儀禮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經設尊于
此蓋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俱向堂開戶房戶以東
逼近序牆爲地無多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東房西
室房之西地直至堂東西之中故房戶之東得有餘
地以容尊卽此可爲東房西室之明證也又經云主

人出下云主人說服于房又云主人入注云入者從
房還入室按經云主人出卽云主人說服于房無入
房之文又云主人入無出房之文是知房與室有戶
以相通而出者由室出房入者從房入室則室爲向
東開戶明矣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下云將適公
所宿齋戒居外寢明此所居爲燕寢也古者居室之
制尊者常居奧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常
居在奧矣居奧而當戶
凡居奧必東面故儀禮云席於奧東而鄭注解當戶爲嚮
明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是亦室戶在東之明證也
但未明此爲燕寢之制耳

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於側室經云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嚮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疏云卿

大夫之室唯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側室在燕

寢之旁與燕寢同制按妻當處於室內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

又不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明出室必由自由房乃

得至堂故云出自房是室與房有戶以相通而室之

南無戶審矣燕寢東房西室堂上唯房有戶室則內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為正中

則天子之闈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江氏

釋宮增注謂此經為燕寢之制見釋宮增注單行本鄉黨圖考本內無此

注以匪燕諸侯退適亦寢後乃云朝服以食考之其

說自雖天子燕寢有左右達則有左右房可知公侯

伯但云於房中五而不言左右是諸侯之燕寢止一

房與大夫士制可知也燕寢之制疑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左傳實饋於

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此正寢之制蓋是時叔孫疾病居正寢故也尚書大傳古者后

夫人將侍於君前按此傳專為諸侯之制后是連息

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

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

也據此文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君是房與室有戶

卷一 四

以相通而入室必由於房注士禮案呂氏春秋仲

閉而曰重則由房之戶以入室之戶明其列女傳二

道房中脫朝服衣裘服然後進御于君云去與書傳

同是入室也諸侯之燕寢亦與大夫士同也周禮女御

王之燕寢是知夫人漢書鼂錯傳言居民之法家有

入御在君之燕寢也

堂二內按古者宮室之制外為堂內為房室正寢

則在右房與室而為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為二故

正寢尚是未定之論未及追改正寢大夫士詩箋又

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臆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

為孔穎達所晦鄭箋詩明以一房者為燕寢之制孔

穎達及後引上喪禮之言正寢及

飲酒義之言序制者亂之故後人徒知其非而不知

其是於鄭氏箋詩明言一房為燕寢者亦忽不加察

以致燕寢之制存餘年而不明可悼也或疑士昏禮

戒番為燕寢之制經無明文按士喪禮士死于適室

而記云適寢適寢正寢也記云去朔謂若薦新則不

饋於正室不饋燕寢也其注有正寢燕寢矣則

由禮注以正父子異室喪服傳長有東宮有西宮有

南宮有北宮異居而不同財則是父子異宮各有燕寢



矣父子異宮者謂異鄭注世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
出寢增之室也又注禮記番義舅姑先降自西階婦
將負昨階云辨者各還其燕寢疏云舅姑還舅姑之
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於適寢止黃婦見及饋饗則
成昏在燕寢明矣既然記云世處適寢又云有疾疾
者齋注云適寢者不齋不居其室禮記檀弓云君子
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注云內正寢之東
王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
傳云於寢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寢居正寢正地也

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古
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唯齋及疾乃居
正寢鄉黨所云齋居必遷坐者以此論語孔注云易
不可易蓋常處在燕寢至齋乃遷居於正寢故云易
常處鄉黨圖考所云似未的詳論語居必遷坐解
非齋非疾不居正寢則斷不以枕席相連之禮行之
於正寢中又明矣

培鞏初為燕寢考以管見所及時請正於山陽汪
文端師師許可索書書尚未就因先撮其大略為
此篇呈之後又以請正於高郵王文簡師燕寢考

期適入夫功今以出後夫宗故降小功也經之所言

止於如是其他期功之親不與及之豈盡無服哉蓋

以所後之親疏為斷也傳曰為所為所下舊脫為

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所為後者

即後人者之曾祖父母也妻其母也妻之父母妻之

昆弟妻之昆弟之子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也

祖父母妻係正親妻之父母之屬係外若子鄭注云

親正親外親不止於此舉以概其餘若子若子者

為所為後之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正親外親服之

親如親子也記曰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此向本不

一篇詳之所為後之兄弟之子即所後父之昆若子

弟之子其旁親也旁親不止此亦舉以概其餘若子

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旁親服之六如親子也傳與

記兩言若子而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為

斷不以本宗為斷審矣所以然者為後有繼祀承祧

之重即與親子無異故抑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

之親孟子云天之生物也使之各本職是故也然而

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先聖終不以所後之親疏為

斷而特制為降一等之服者則以父子一體昆弟

體其他親異故不得服其本服而降者以奪於所後

而猶必定為降等之服者以別於他親然則本宗餘

禮六經文卷八

親固不得接生我及我所同生者爲例矣不然豈有
本宗期功之親悉降三等而經於各章內獨無一言
也哉且不惟經不言而已卽傳注亦無一言及之也
伯買公彥作疏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有本宗餘
親皆降一等之語於是後之論者遂謂本宗期服之
親悉降大功大功之親悉降小功小功之親悉降總
服且云以所後之親疏爲斷設出後在疏遠則本宗
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於心安乎嗚呼爲是說者其
不達於禮意甚矣儀禮之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也

古者唯大宗得立後小宗無手築立後大宗尊之統
故古人特重之重大宗不得不抑小宗矣重為宗所
以尊祖也尊祖所以明其本也假如爲所後之正親
旁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之服而於本宗處正親旁
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爲降等之服
斯豈非立本而何聖人制禮有時本位以出而本
得本從其厚亦有時本義以斷之而本不得本從其薄
儀禮諸書所以爲仁至而義盡也豈其以經傳所不
言而輕議增也哉或曰傳曰小功以孫爲兄弟證曰

為入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此非餘親皆降一等乎
拜此記於兄弟降一等即經所云為其昆弟大功為
其姊妹適人者亦功是也因經未言報故特詘之觀
鄭注專釋報字可證變按重兄弟以包姊妹非與經
有異旨也段氏經韻樓集云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
是也又云兄弟二字當作若傳所云則專為兄弟皆
其昆弟三字未免臆斷玩注或又曰子之言得與與敖菴善
在他邦而發也自明同歎夫敖氏之儀禮集說固近儒所議似是而非者
也象可從且余之說固熟復余經而確見其為然非

以敖氏有是說而徇之也且敖氏之書豈盡無可從
耶語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必以其說之出於敖
氏而故違之非平心讀書之道矣汪均之曰戴氏聖
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氏汪云廢小宗以繼大宗昭穆
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
按古之重大宗如是人後者本宗之服直言父母昆弟
惟重大宗故於為人後者本宗之服直言父母昆弟
姊妹三者而其餘悉以所後者之親疏為服以見大
宗之重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後世不明乎古者唯
太宗立後甚至有利其貨產舍大宗而爭為小宗後者
為置後後則其尊不足以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
夫為小宗後則其尊不足以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
親疏為服設出後在五服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
於心有不安而紛紛議增也不知儀禮之立後與世
俗異此篇所述係儀禮之禮非世俗之禮儀禮重

十

宗如戴氏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夫父尚
可絕而何論於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况大宗為
大宗統以大宗之祖臨之則本生祖無服亦其心所
得者後人於儀禮所不言者無後古有從祖不附食
後夫宗之義耳又曰小宗無後古有從祖不附食之
條則雖不立後而其祭祀未嘗絕也今人小宗亦為
立後雖非古禮而意在從厚尚屬可行然欲執此以
議儀禮則於先聖制作老精意失之遠矣
或別定為服制而不必援儀禮為說可也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凡所始獻之非平心齋之歡笑

儀禮士冠禮韎韐注正讀

兼訂詩韎韐有章
爽傳箋誤字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韎韐緇韐
也士緇韐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
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韐之制似鞞培翬按此注當以
今齊人名蒨為韎韐絕句韐字屬下句賈氏疏出注云
韐之制似鞞孔穎達詩瞻彼洛矣疏引此注云今齊
人名蒨為韎韐皆誤讀此韐也而各韎韐者韎言其
色韐言其質鄭此注云韎韐緇韐也玉藻注云緇赤
黃之間色所謂韎也是鄭以此經韎與玉藻緇同為

赤黃色名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爾雅一染
謂之縹說文縹帛赤黃色韎與縹皆一入為赤黃色
而染韋則曰韎染帛則曰縹因事異名也爾雅再染
謂之縹三染謂之纁韎一入淺於纁爵弁服纁裳而
韎韎故說文云士無市韎本有韎韎本字或制如楛
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是也鄭云合
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合韋為之解韎字
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解韎字謂此韎合韋為體而染
以茅蒐其色赤黃因名韎也又云今齊人名菴為韎

者菴是茅蒐之別名謂染韎用茅蒐後人因謂茅蒐
為韎假今通古見韎之名義取於菴也然鄭意固以
韎名取於菴非以韎韎名取於菴菴得名韎不得名
韎韎孔賈以韎屬上為句甚誤春喬叔父曰菴古作
見史記貨殖傳又曰方言各別或稱菴或稱韎不必
強分今古陸機疏云齊人謂之菴則齊人不盡名韎
矣韎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為之而不名韎

者據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謂之韎士無飾則
但謂之韎本其質而言之賈氏疏謂士無飾不得單
名韎一名韎韎一名縹韎是也鄭云韎韎之制似韎

鞅也韋之各者染用用染黃一染謂之鞅不

其色赤黃韋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各者長韋

鄭氏玉藻曰緇緇鞅注云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鞅

也此解鞅字為確詰爾雅曰染謂之緇說文緇帛

赤黃色爾雅郭注以紅釋緇未的染帛謂之緇染

韋謂之鞅因事異名而其色則同以皆入故也

爾雅又云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此皆言茅蒐

再染赤法鞅一入赤色淺近黃故為赤黃色鄭氏雜

問志以淺赤韋釋鞅韋亦與玉藻注合杜氏左傳

注徑云鞅赤色殊未審別說文鞅鞅本字注云士

無市鞅本有鞅其色鞅賤不得與裳同司農曰裳

纁色是許君以一染之鞅為淺於三染之纁故云

其色異若以鞅為即赤色則玉藻之緇鞅赤鞅奚

以分許君又何為用其區別乎

染韋以為蔽膝曰鞅鞅鞅本鞅鞅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注曰鞅鞅緇

鞅也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詩鞅鞅有

夷傳曰鞅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鞅鞅所以代鞅

也箋曰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說文曰鞞制如楛缺四角爵弁服其色

韎凡經傳言韎言鞞言鞞言鞞者皆是蔽膝鄭氏采菽

箋云帶太古蔽膝之象玉藻注云鞞之言蔽也又云鞞之言亦蔽也說文鞞鞞轉相訓云所以蔽前

又云士無鞞有鞞唯冕服謂之鞞鞞以韋為之故旁从韋

明堂位注云鞞或作鞞及左傳之衮冕鞞珽从鞞者皆是假字易經之朱紱乃後代俗字魏晉以後

用絳紗為鞞故改从糸其皮弁朝服元端之等皆王弼據以入經非也

名為鞞士之爵弁服與冕服大同爵弁與冕同制唯無旒為異又

與冕服皆元上纁下而不得名為鞞者以大夫以上有由火

龍章之飾謂之鞞明堂位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

侯火而下卿大夫士無飾則但本其質言之謂之

鞞言其合韋為之也又其服以助君祭尊於皮弁

朝服之等故亦不名為鞞此鞞之名唯施於士之

爵弁服他服無此稱玉藻又名緼鞞者以其命

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飾以山又士不得服冕夫

夫得服冕服助祭故變鞞言鞞若儀禮士冠禮士

喪禮諸篇則皆言鞞無言鞞者士冠禮爵弁服鞞

去說鞞帶又此其證也鞞言其質鞞言其色鞞之言

卷一 十七

所獨不與衆同故楚子表而異之不然兵事服韎
韋是其常國語何以獨云卻至以韎韋之附注王
逐楚共王卒乎又鄭氏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
朱衣裳司服注云以韎韋爲裳引左傳及漢制證
韋爲韎色而雜問志又云素裳者據左傳均服振
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用韎爲裳
韎亦朱類雜問志蓋鄭氏未定之論○又韎布見
儀禮聘禮鄭氏注蓋以茅蒐染布謂之韎布也然
韎布他書無考疏家謂聘非兵事服韋弁不可純

如兵服故鄭疑用韎布爲衣而素裳

又通其義於樂曰韎樂

周禮韎師掌教韎樂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

東夷之樂

明堂位今本作昧

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

韎爲蒺莖著之蒺元謂讀如韎韎之韎賈疏云後

鄭讀爲韎韎之韎者欲取韎爲赤色禮記檀弓云

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

樂名韎者取色赤東方之意按韎爲東夷之樂日

出東方色蒙昧微亦有韎義故言韎據後鄭所讀

是亦取義於靺鞨也音赫其言赫靺鞨

經傳凡言靺者皆名其色之意赫鞨東夷之樂曰

靺字見儀禮毛詩左傳周禮皆據色而言謂以靺

色之韋為鞞以靺色之韋為服也說文鞞字注云

其色靺尤可證靺是色名鄭氏以緼釋靺又以靺

杜氏解左傳亦訓為色釋緼謂為赤黃之間色

自鄭氏以聲詁靺而靺字之本義晦以即堂

反鄭氏詩箋曰靺鞞者茅蒐染也茅蒐靺今本此下

聲也駁異義云靺草名齊魯之間言靺此下孔疏

字聲如茅蒐培繹按茅蒐靺聲此鄭氏增出義

非靺之本義也靺是染草之色名非草名古太制

字有義由聲出者有義本形具者此靺字先有義

正而後有聲非由聲得義蓋以韋一入茅蒐染赤其

色蒙昧不甚鮮明故制靺字旁从韋而取末聲兼

有昧義靺與昧通周禮靺染亦作昧可證凡

之傳詩許氏之說文解字賈虞唐諸君之注春秋

傳俱云其久其靺此若割相傳如是則靺蓋之

義如是有鄭君創為聲論於是韋昭殆之以解

語謂急疾呼茅蒐或鞅皆若此字由呼茅蒐為鞅
故名然則茅蒐亦以染絳豈可去茅蒐絳聲茅蒐
亦以染絳豈可去茅蒐絳聲况說文鞅字从韋煉
聲古讀鞅音與茅蒐本不相遠必以為鞅由聲出
似鑿矣不其鞅與絳音相遠乎韋而取末鞅兼
孔氏兼鞅音聲而鄭氏之義亦晦一人茅蒐采其
孔氏詩正義申鄭箋云若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鞅故名此故為鞅鞅也又云若人謂韋為茅蒐
讀茅蒐其聲為鞅鞅故云茅蒐鞅鞅聲也按鄭箋

本無鞅字國語注所引甚明左傳正義引鞅是合

韋為之所以代鞅鄭君以茅蒐為鞅聲不以茅蒐

為鞅聲孔氏此疏違失箋意并士冠禮之注亦不

得其讀矣士冠禮注今齊人名韋為鞅鞅之制

似鞅孔詩疏引以鞅為句誤詳士冠禮

茅蒐經名茹蘆不名鞅也韋草大韋風公其爾雅

爾雅茹蘆茅蒐詩云茹蘆在板毛傳即本爾雅為

訓是茅蒐一名茹蘆也鄭注士冠禮云今齊人名

韋為鞅蓋染鞅用茅蒐當時遂有名茅蒐為鞅者

然經之韎字實不知此訓茅蒐可以染韎不得徑以韎爲茅蒐名猶之茅蒐可以染絳漢時亦名茅蒐爲絳草見國語注然不得徑以絳爲草名賈氏儀禮疏謂周公時名菑草爲韎草尤誤周公作爾雅第云茹蘆茅蒐不名茅蒐爲韎鄭云今者明據當時而言卽菑之名亦出於後人陸機詩疏云茅蒐卽今之菑草爾雅郭注云今之菑也此可證菑爲後人名矣本論培輦讀儀禮士冠禮韎韐注疑賈疏及詩孔

疏之誤作士冠禮注正讀兼訂詩韎韐有輿傳箋誤字張孝廉阮林見之爲廣其義作釋韎韐然鄭氏茅蒐韎聲之說非韎字本義鄙見頗疑之前以賈孔二疏違失注意專爲審別未申此旨且韎韐韎韐諸說紛如每易轉轉因考之毛詩左傳周禮儀禮說文更作斯篇復於阮林未知於經有合否也嘉慶壬申十二月除夕前三日識

十二日刻夕前三日備

論野林未吟然聲亦合否也嘉慶壬申

因考之手精志軒風飄飄文更非

未申出首且構舖構草精信德吹其長

貝賦錄之前以賈丘二疏數夫其意專欲審

構舖然漢孔榮其構舖之德非構字本義

構舖字源奉氣刊林貝之故其義非

燕文賜前士武賦主五爵兼信構舖亦東

中庸旅酬下為上解釋疑食主人順實之職

淺次仲先生禮經釋例曰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

旅酬下為上案鄉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

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

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亦為上尊之地春秋傳

曰字不啻字燕禮旅酬更爵洗疏尊者與卑者之爵不言易者旅酬下為上故不言易而言

也鄭氏此注即中庸旅酬下為上之確解也考旅酬

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

旅酬有無算爵此六定之節次也雖祭畢之飲酒亦

然獻酒用爵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
以酬酒用觶唯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
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以尊酬舉故曰旅酬亦爲
吐也獻酒賤者不與至於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
不與終於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
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鄉飲酒義云少長以
齒者如酬衆賓則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者
以次而及最少雖以少長爲先後亦是從尊酬卑也
長尊於少今以長者酬少者故曰以尊酬卑 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之觶

奠於薦北

籩豆之在也

賓取之奠於薦南

籩豆之右也賓而南爲右

故北爲左

俟主人獻長况弟衆况弟內兄弟畢至長

兄弟衆賓長如爵及嗣舉奠後况弟弟子始於作階
前北面舉觶于長况弟如柱人酬賓儀此是舉階旅
酬之發端也於是賓取注以酬賓說解作階前北面
酬長况弟長况弟在右賓奠舉觶長况弟答辨賓立
卒解酌于其尊東面立表况弟拜設解賓此面答拜
揖復拉此賓酬長况弟也又云長况弟拜解酌于其尊西面
衆賓張伯左受兼如初長况弟拜解酌于其尊西面

泣受旅者拜受表况弟北面者拜職復位旅賓及旅
說弟校錯以辨者如初儀此表况弟酬陳旅賓又
酬陳况弟各以尊碑表為飲時而酬地張况弟
又取弟等所舉之辨以酬賓即賓酬况弟之儀蓋賓
尊於陳賓張况弟尊於陳况弟校錯以辨亦是以尊
酬卑也有司徹其酬注以注从酬前前酬長賓至于
眾賓遂及兄弟及私人蓋更尊于注以注以尊并前
備尊于長賓長賓尊于眾賓况弟及私人亦是以尊
酬卑也此皆祭畢飲酒之儀酬地此而觀之豈非旅

酬以尊酬禮即以下為止乎鄭氏於鄉射注已詳言

其義且引中庸旅酬亦為主以證之而於禮記中庸

篇復注云旅酬亦為主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

况弟弟子弟子合本誤作之子各舉辨於其長也逮

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蓋旅酬惟獻者得與

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

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况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

算爵培單按特牲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

此為旅酬以後為無算爵也蓋前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辨

于其長爲下爲上也曾至無算則神惠均於在庭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樂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爲榮非謂舉觴爲有事也此先注解不爲注與朱子章句異之說也或謂鄭注鄉射禮引旅酬亦爲上而釋之曰尊之也尊是以下爲注之義蓋其解中庸引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觴于其長似當如章句所云蓋鄭氏釋經往往有兩解不定者朱河合爲一也然考朱子章句爲讀去聲而經典釋文無音是鄭讀如字又中庸孔疏雖不甚明晰然其申鄭注云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于賤者亦非如章句之說近時張氏惠言著讀儀禮記引鄭氏鄉射注釋特牲旅酬亦云尊受酬者所謂下爲上也然則鄭氏解中庸與鄉射注非有二義可無致疑於其間矣

二錄何無煙環效其間矣以下為之義至其解中
亦既歸不為土亦然既環之類中蘇與聯煥將非本
與蘇聯而環之類其聯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
意此文不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
中環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

六經作自周公論說周公之垂教是以其宣

六經傳自孔氏然後之儒者祇言孔子刪詩書定禮
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嘗言作也然則孔子以前
作之者誰歟曰周公也曰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
尚書大傳亦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周公之作
禮樂信有徵矣若易周公止作爻辭見經典釋文書止作
金縢大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立政見書序詩止作北
風鴟鵂常棣見詩序文王時邁見呂覽安得概謂周公
作之也况春秋始魯隱迄魯哀五百四十年皆東遷

後事以是爲公之作也。可乎。曰。周家四代文治之盛。自周公開之。周公作周禮。設官分職。立大司以掌三。易。立大師以教六詩。立大史。小史。內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於是。大統燦然。具陳書。之存者。既不散失。而又刪爲陳詩。采風之典。左史記。動。右史記言之法。奕世而後。官脩其業。遵循勿改。十。五國之歌謠。畢獻於當。守數百年之政治。得失備存。乎。方策。後之作之。奚啻公作之也。杜氏元凱云。春秋。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是以韓宣。

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設非有周公作之於先。後人安從得其法。以垂爲經。孔子又安從刪之。定之。贊之。修之也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孔子志周公之志。學周。公之學。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書。則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其證也。或曰。張揖謂爾雅。周公所作。然歟。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三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爲方一
里者百成間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爲方一
里者萬同間廣十尋
深一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此井田之制也其有不
可
井者則爲溝洫之制以通之溝洫者謂不畫井而但
爲溝洫故謂之溝洫其
舉二字爲名以與井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田記始於周官疏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井上有路此溝洫之制也井田
一井九百畝畫爲九區象井之字中一區百畝爲公

田外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是也溝洫則不畫井無公田自一夫百畝積而
至於萬夫爲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地詩曰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是也井田以井計溝洫以夫計井田以
九起數溝洫以十起數匠人井田之制始于井同九
萬夫遂入溝洫之制始于萬夫王畿方千里中爲圭
城從內嚮外每面各五百里一百里爲郊其地置六
鄉二百里爲甸置六遂鄉遂用溝洫行貢法三百里
爲稍置家邑四百里爲縣置小都五百里爲甸置大

都家邑小都大都通謂之都鄙都鄙用井田行助法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野卽都鄙之地也國中什一
使自賦國中卽鄉遂之地也井田溝洫非有異也可
井則井不可井者則但爲溝洫而已有溝洫以濟其
窮而井田之法遂以通行於天下是故有數善焉一
曰可以養民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止父母下妻子皆
取給焉二畝半爲廬舍還廬樹桑楸疆畔種瓜果井
竈葱韭悉取于是五母雞二母豕女王蠶績老者得
衣帛食肉焉死者得葬焉餘夫之能耕者亦受田二

十五畝斂以什一民氣樂焉頌聲作焉三田可以教
民省者家有塾塾闕者之室也春夏耕作之時父老
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亦持樵者不得入五
穀畢入餘于皆入學止老塾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
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教之孝弟禮儀其秀
者又以升於國學而教焉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此之謂也無田可以衛民身古者寓兵於農計地出
車通出匹馬戒出革車悉乘同出葉車百乘無車甲
士三人步卒出市二人於農隙之時習爲蒐狩之禮

教之坐作進退而又大集致之追齊比之伍兩卒旅
之衆卽比閭族黨之來思是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
別音聲相識故足恃而無患也昔田可以厚民俗古
者授民田有區等田美者少畝之田惡者多畝之上
田歲舉舉則家百畝中田三歲六舉則百畝不
田年歲皆舉則三百畝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得獨
苦故其時出外便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
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詩曰彼有不穫穉此
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其效可

精矣凡此皆井田之法之善也夫外有以贍其身家
內有以淑其心性常則安居而樂業變則同仇而敵
愾古盛時上下和協歷數百年而長治久安者豈不
以此也哉今井田之廢久矣當今且而欲復之將奪
富民之田以與貧民勢必紛擾不可行且阡陌已壞
而欲爲溝洫塗畛於其中亦必曠日持久而難行雖
然善法古者不襲其跡惟其意今井田卽不可復而
其法未嘗不可師而用之也今富民之田皆貧民耕
之也計其力之所能耕一夫一家亦不過百畝而止

耳誠能相其地利時其蓄洩令民廣種五穀蔬菜之
屬山未以時斬伐以養生送死於其農之勤者又特
資以勸之恤其身簡其役俾之寬然有餘則民自知
本業之可樂知重本業必不輕去其鄉矣於是倣古
者飲射讀法之制以時奉宣選不河谷且刊前已詳
聖諭行鄉飲之禮以習禮儀令良廣設義學以牖其
愚頑倣古者會卒伍之法立保甲以靖奸宄禦盜賊
倣古者黨州相救相賙之法令民廣建義倉以救凶
荒多捐義田以贍孤寡則養民教民衛民厚民之政

畢具於此民自可聚不可散可治不可亂矣故自戰
國以來議井田者甚多以其制爲必可復者非也以
其法爲必不可行者亦非也嗚呼古制之不存於今
日而其法未嘗不可師而用者豈獨井田也哉

別行也。自王輔嗣作注以象傳去象附卦辭後以象
象分附略致後以乾坤文言分附其卦後而易非復
十二篇之舊。晁以道曰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
參解易段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此其
說非也。漢儒林傳云費直治湯長於卦筮亡章句徒
以象象繫辭文言十二篇解說上下經謂其以十篇之
言解說經意耳。非謂其以象象文言入卦中。如今所
傳輔嗣本也。藝文志云劉向以坤古文湯經校施孟
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初未

嘗言其篇敘與三家異則知費氏經猶是古文十二

篇之舊而析傳附經費氏不應受過矣。

戴氏震亦嘗辨之但云康

成合象象於

經猶沿舊說鄭康成傳費氏易者也其所注易十卷

今不傳然北宋時猶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為文

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鄭本尚以文言自為一傳

呂伯恭乃謂康成輔嗣合象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

見古本後人又謂鄭康成合象象於經如今所傳輔

嗣本之乾卦紛紛議論俱無依據孔穎達坤卦正義

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

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以為象者本釋
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
爻下據此則分傳附經始於輔嗣斯言殆得其實已
又古時各經與傳皆別行儀禮一經有記十七篇中
四有傳傳惟喪服漢藝文志言禮經與記各自為篇
數是本不相合也今儀禮之記乃各置本篇後喪服
之傳兼釋經記其初必別為一篇今乃分附經記各
條之後敖氏繼公謂鄭康成為之亦無確據也藝文
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云公羊穀梁二
家按左氏先著竹

帛故漢世謂之古學古左氏傳五十五卷公羊傳十一

卷穀梁傳十一卷詩孔疏云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

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是傳與經別也陸德明釋

文曰舊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

故曰經傳集解則以左傳入經自杜氏始何休公羊

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如何注猶經傳別行冷本以

傳入經或是徐彥作疏時所哈范甯穀梁集解併經

在之則穀梁之經或范氏合之矣詩疏又云漢初為

訓傳者皆與經別行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

堂洞制之證乎月念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季夏
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元堂此明堂也而經亦
曰太寢鄭注亦以太寢東堂大寢南又曰天子居則
其為寢制可知舊唐書禮儀志載顏師古議古者廟
以象生時所居宮室廟既如明堂則寢自亦如明堂
矣此非路寢與明堂同制之證乎或曰書之顧命路
寢制也而有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堂儀禮之覲禮廟
制也而云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又云凡俟於東箱與
五室不類何歟曰此則鄭志已言之矣鄭志荅趙商

張逸問二條今存諸經疏中大略謂周公攝政制禮
立明堂於東都王城廟寢亦為天子制如明堂其宮
室之在西都鎬京者猶仍諸侯制度未改作故成王
崩時設衣物有夾有房覲禮之廟制亦據西都宮室
言之故云戶牖間與東箱也覲禮疏云覲在文王廟

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考大戴
室是也玉藻疏以東箱為記人之誤尚未的

禮盛德篇曰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
子之路寢也緣其同制故或以為廟又以為寢周書
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攷宮路寢明堂咸注孔

咸皆有四河反玷云云宋書禮志謂周書云清廟明
堂路寢同制蓋本於此夫大戴禮與汲冢書皆經之
亞也古籍之存者希矣此二事猶足證鄭說故並錄
之禮記注疏卷之八十一
言文始是及編同與與餘也禮記注疏卷之八十一
氣和時交餘亦火律氣離離之離律亦離西曆書
重之亦西曆後京書餘得諸射師與宋書射師列傳王
立門望其東將至無風與風天子始射即堂其堂
東門望之射今亦前望也中大夫射則公射射師

大夫二朝考

陳氏禮書謂卿大夫有二朝本於國語魯語公父文
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
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
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云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
朝也韋氏此注分別外朝內朝極明白上文康子在
其朝注云自其外朝也又與此注似相矛盾今
按外字當是家字之誤鄭注玉藻云私朝自
大夫家之朝也此云自其家朝也義正同陳氏以
韋注為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
朝培聲以考正記證之而知韋氏之說不可易也記

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云外路門之表也九室
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
正朝之左右爲之此天子制諸侯治朝之兩旁亦當有室但其數無九耳據此
則韋氏所謂君之公朝者非謂路門外每日朝君之
所乃謂正朝之兩旁正朝卽治朝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
公朝而實爲私朝攷工記謂九卿朝焉是也大夫以下有府
史胥徒之屬爲私臣故治事之處亦謂之朝章以地在公朝故繫公朝言之玉藻曰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

既畢君退聽政於路寢諸臣聽事于治朝兩旁之室
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
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公朝爲卽指君
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
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謂寢門內爲內朝
寢門外爲外朝尤非據魯語敬姜云寢門之內婦人
治其業焉則寢門內無朝可知汪主釋謹案列女傳云敬姜嘗如季氏康
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
於朝而入見與魯語畧同據此則朝在寢門外明甚
玉藻云將適公廡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自寢而

出乃有私朝則寢內安得有朝且鄭注云私朝自大
夫家之朝也不別內外則大夫家止有一朝可知然
則大夫所謂二朝者其一在自己家內玉藻所云及
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衆論語
冉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
是詩鄭風緇衣傳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聽
謂聽事于治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孔疏申之
朝兩旁之室云退適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
在太子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是也箋又云卿士所

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疏亦引攷工記釋
之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足證
韋氏之說與毛鄭合而二朝之制無庸異議矣

朱侍講蘭坡曰大夫二朝之非曩見萬充宗先生
嘗辨之其言正寢外無私朝玉藻所謂私朝卽正
寢所見甚確惜於魯語外朝內朝之分未嘗檢尋
韋注但以爲季氏之僭禮非如臺門旅樹有記可
徵則是自呈罅漏今君此考可謂代發其覆矣推
充宗之意蓋泥於外內二字不知外內本無定稱

玉藻以君之治朝爲內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而言
文王世子又對燕朝而稱爲外朝此亦如朝堂治
事之處緇衣鄭箋以爲私朝對天子之庭爲公孔
疏而韋氏謂爲君之公朝者則又對家朝而言也
然則謂外內卽公私之異稱特以其地在公朝而
實爲私朝故與在家之朝以外內別之亦奚不可
培翬按萬氏辨大夫家內止一朝甚是而以私朝
爲卽正寢說猶未的古者天子諸侯三朝一在路
寢門內燕朝是也一在路寢門外治朝是也一在

庫門外外朝是也燕朝外朝非天子諸侯常朝之

所其每日視朝者惟在路寢門外之朝據此則大

夫一朝亦當在寢門外不在正寢曲禮凡與客入

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孔

疏云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金氏

大夫亦有鸚謂所謂二門者大門寢門也正寢在寢門

內不在大門內據曲禮至寢門入門孔氏廣森曰

寢門外大門內之庭乃卿大夫所謂私朝也此爲

的解矣

東夾西夾考
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皆南嚮其
北有墉接東房西房東夾之東西夾之西亦皆有墉
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
左即東也右即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
實統言之為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為室
近南者為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西
北三面皆
有墉故亦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西夾之西近北者有
墉近南者無墉故其東西近北之處亦稱為東堂下
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先儒專以夾室為達以
向西也焦氏說未可從見後

東夾西夾考

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皆南嚮其
北有墉接東房西房東夾之東西夾之西亦皆有墉
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
左即東也右即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
實統言之為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為室
近南者為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西
北三面皆
有墉故亦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西夾之西近北者有
墉近南者無墉故其東西近北之處亦稱為東堂下
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先儒專以夾室為達以
向西也焦氏說未可從見後

東西堂爲箱其說非也何以明之尚書顧命云西夾南嚮儀禮聘禮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又云西夾六豆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惟大戴禮諸侯釁廟篇及禮記雜記有夾室之文江氏永曰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釁廟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萬氏斯大曰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乎中堂也鄭氏注聘禮饌於東方云

東方東夾室蓋以下有西北上之文謂設饌當在北墉下夾之近後處故云東夾室謂東夾之室耳注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云達夾室蓋以閣庋食物設之當在夾之近後處故指言室然不云達夾爲一而云達夾室則似達專爲夾室名矣說文云夾持也夾在堂之兩旁有左右夾持之象故云夾又謂之箱者說文云箱大車牝服也鄭氏注考工記釋牝服爲較較在車之兩旁與夾在堂之兩旁同又謂之个者左傳杜注个東西箱射侯有左右个鄭氏鄉射禮記注

云居兩旁謂之个个居侯之兩旁亦猶夾居堂之兩旁故得通稱夫以在兩旁之義而謂之爲个爲箱則个與箱自當統夾之前後名之鄭氏注覲禮記几侯於東箱云東箱東夾之前是以東箱爲東堂也按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如以東西箱爲專指東西堂則是室之有東西箱者爲僅有夾之東西前堂而無其後乎其無東西箱者爲僅無夾之東西前堂而尚有其後乎吾以知其說之必不然矣郭注東西箱曰夾室前堂亦沿鄭注之誤釋名云夾室在堂兩

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宋楊氏復儀

禮圖始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

說者謂其誤始於崔氏三禮義宗然禮記內則疏引

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

有序序外有夾室夫房外有序謂房之南外也序在房戶

之外故云房外有序士昏禮席於房外南面注房外

房戶外之西又云母南面於房外可證也若以爲房

東西之牆則當云房東房西不當云房外矣後人論

夾室以楊氏儀禮圖爲據多緣誤讀崔氏房外一語耳序外有夾室謂堂之東西序外也崔氏言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而不言房之左右爲夾室則崔氏固

不以夾室與房東西並列矣孔氏廣森曰牆在堂為序在房為墉禮之辨名絕不相紊命夾在房之左右但可云墉外耳何言序外乎江氏永曰此處所夾者緣以夾室稱東夾西夾遂近焦氏循羣經宮室圖又於房室之左右求之誤矣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為東嚮西堂為西嚮焦圖又以東堂西堂之南皆有牆誤甚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為二哉顧命云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培謹案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性饋食禮云西堂西夾室之前

近南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亦主南嚮定之也

聘禮云西夾六豆設於西墉

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

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

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注云東陳

在北墉下據此則西夾有西墉北墉東夾亦當有東

墉北墉也東夾之北為東房西夾之北為西房中有

墉隔之特性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為房中孔氏廣森曰夾在房前之偏東房戶近西西房戶近東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正當夾後也江氏永曰夾與房不相通洪筠軒頤煊宮室

若問謂夾北有戶以通於房培翬按夾之近北處爲室若夾北有戶則不成室制且顧命設席於夾聘禮設饌於夾若有戶則其設之或當戶或於戶東或於戶西經注何以無一語及之又考大射儀乃命執事者鄭注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堂東卽東堂下升自北階立於房中按羞膳者既至堂東不徑從東夾以達於房而必轉而之北升北階以至於房則夾與房固不相通江氏之說信矣宮室答問引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及楊敞傳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以證夾與房通按二傳本文並無由房至東箱之文安知其至東箱者非自北階

下轉而之堂東以達於箱乎斯固不足爲證矣

或有告余曰陳禮堂經說會駁此篇謂顧命之南嚮就數席言之不足爲東夾西夾南嚮之證余謂席無定嚮視人之坐爲嚮人之坐亦無定嚮當因地爲嚮經云西夾南嚮南嚮係西夾言之則數席自本夾之嚮以爲嚮如牖間本南嚮故云南嚮數席西序本東嚮故云東嚮數席東序本西嚮故云西嚮數席也陳禮堂未詳其里居名字亦未知從何處見余此作聊識於此俟訪其書證之

世室同於明堂故以四戶八憲解之也說文在屋之

上開窗即今所謂天窳是也義稍別又各達鄉禮記明堂位曰夫

廟天子明堂又曰達鄉天子之廟飾也鄭注鄉廟屬

謂夾戶憲也每室八憲為四達孔疏達通也每室四

戶八憲皆相對通達故曰達鄉是也明堂每室八廟

其餘廟寢之室止有一廟在室之南其北無廟儀禮

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墻下俗本墻鄭注墻牆也室

中北墻下又婦廟見席于北方鄭注北方墻下以此

知北墻有墻無廟也郊特牲云薄社北廟使陰明也

禮惟言薄社北廟則宮廟正寢



之制不為禮記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墻下鄭注

北墻明矣或為北墻下釋文墻舊音容以儀禮既夕記云寢東

首于北墻下證之知或本作墻為是作墻誤也論語

執其手皇侃義疏云墻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墻

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又疾君視之東首義

疏云病本當戶在北墻下東首又士喪禮商祝執巾

皇兩言北壁亦足為北墻之證從入當墻北面徹枕設巾既夕記云設牀第當墻

在正經文兩言當墻不別南北知室內止有一墻無

北墻明矣洪筠軒宮室荅問以當墻北面何證室有

祝蓋南當墻而北值戶也燕寢則有北出小墻亦

有南牖詩塞向墜戶毛傳向北出牖也說文是也北

壁偶開以取明似牖非七月詩云塞向而下云入此

室處其為燕寢可知任氏啟運日或以為室北有牖

塞向是也私室即謂燕私孔疏云為寒之備不塞南

窗是亦有南牖也明堂牖名達鄉而北出之牖字作

向不作鄉毛詩說文同儀禮士虞禮記祝從啟牖鄉

如初鄭注鄉牖一名鄭云鄉牖一名蓋謂牖亦名鄉

買疏乃以北出牖培鞏按此記上言闔牖戶無鄉字

則啟牖不得兼鄉言之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以鄉為

養之誤金氏禮箋是也喪大記經注謁字

亦從其說別有辨一篇詳之

是屏又名蕭牆也禮惟天子諸侯得設之大夫不得

有屏故郊特牲設旅樹為夫夫之饋禮與論語讓管

氏樹塞門闕曲禮孔疏云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

內屏在路門內江氏無修謂路門內乘是道屏天子

以應門為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屏

在雉門內據郊特牲旅樹與臺門連言則諸侯當在

雉門也郊特牲臺門旅樹此皆謂設之于朝若廟唯

天子有屏諸侯無之儀禮觀禮觀在侯氏再拜稽首

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鄭注云天子外屏賈疏謂據

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金氏謂此屏在廟門內誤矣夫去矣于外屏出禮緯未可信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按荀子淮南子皆有天子外屏之文屏在廟門外及應門外其外尚有鼻門是屏總在王宮門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內與星象未始不合也

之廟飾也疏屏既為天子廟飾諸侯自不得有之又儀禮聘食諸篇在廟不見有屏故江氏謂諸侯廟內亦無屏是也穀梁傳哀公四年亳社災亳達國也

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也國之社不得上達也郊特牲亦云喪范注云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

蔽此天子廟屏之制歟明堂位言魯用天子鄭注明

堂位疏屏云梓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後闕

為之矣我疏漢時謂屏為梓思故云今梓思廣雅梓思謂之

屏王石曜先生疏證云梓思或作屏思或作屏思或作屏思或作屏思

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

人注去城隅謂角梓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

文參之則梓思亦樓也故城隅闕土皆有之然則屏

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梓思據此則梓思是

覆屏之屋金氏鸚鵡謂屏上有屋以覆牆刻畫疏通故

謂之疏屏是也釋名云屏思在門外屏復也思思也

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按釋名云屏思在門

外是據天子外屏之制言之又云蕭牆在門內是據

諸侯內屏之制言之疏屏爲天子廟飾鄭以梓思解

以屏牆屏思蕭牆皆謂屏也或謂屏有二種一築土

爲之常立不動一刻木爲之使可移徙按爾雅郭注

云小牆當門中李巡云以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舍人

注略同高誘注淮南云屏樹垣也垣即一切經音義

引蒼頡篇云屏牆也論語亦云蕭牆據此諸說則屏

築土爲之明矣論語皇侃疏云今黃閣用板其上覆

爲鄭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

屏之屋或用木為之使可疏刻歟至屏之設於朝廟者俱常立不動以各經內未見有移屏之事唯暫設于野外軍中者穀梁傳云置旃以為轅門是或可移軍中門屏皆暫置非常設者徙月令整設於屏外鄭注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孔疏云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是也云屏以土石為之常設不可移動焦循官室圖云春官樂師注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是車直至燕朝門屏門闕皆可設可去也按古者宮室庭院深廣門屏之間可容車出入不必去屏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庫車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經義述聞曰柵門櫪也櫪居門中而短車入里門則軸過其上櫪高故車不得不高據此則車出入之時既不去櫪自不去閭焦氏以

為可去又國語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韋注云屏寢門內屏下又云夫人送王不出屏則此寢當為內寢非路寢是內寢亦有屏矣論語郊特牲以屏樹反坫並言按反坫據各經注疏皆以反爵之坫釋之此為定說明堂位云反坫出尊禮君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所謂唯君面尊也兩君燕飲則主君不得獨面尊故設尊于兩楹之間賓主共之反坫之設即在尊南故曰出尊是反坫為燕飲時所用器明甚否則論語言邦君有反坫足矣何必云為兩君之好乎近人有據逸周書注以反坫為外向室者與明堂位反坫出尊一語不合未可從

禮記卷二 二二

其月之節穀梁云其秋據實書公羊云其十月據節
書非矣孔子生年亦穀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
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先舊漢公孔子編年朱子論
語序說俱從史記羅泌孔子生月論生年亦從史記
生月從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其月庚子及
其七日周之十月爲會之八月故定以八月二十七
日爲孔子生月今京師每歲八月二十七日指紳士
大曠錢祭聖誕於浙紹鄉祠用羅泌

論也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公二十一年書十月一日

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公二十一年書十月一日

校儀禮聘禮及郊注脫字兼考里之秋也

聘禮賓及郊注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

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

十里也近郊各半之依賈疏申鄭義謂畿方千里王

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

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是皆以五之爲遠

郊也又云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則侯四百里

面二百里以五之一爲遠郊當四百里子男百里面

百里以五之一爲遠郊當二十里是其差不當云侯

伯王也里子男十里也竊疑鄭注侯下脫四十里三
字子下脫口十里三字然無左驗不敢定其然既而
讀毛詩魯頌孔疏引鄭此注正作遠郊止公五十里
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然後知孔賈
所見本同而合所傳注本之脫誤無疑夫郊之里數
視地廣狹為差周制五等之封見於司徒侯與伯子
與男封疆廣狹既殊則郊制不得合為一明甚若僅
分為三等則尚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
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

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為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又按

爾雅邑外謂之郊邑外謂之郊甸謂之教甸謂之教牧外謂之野牧外謂之野野外謂

之林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薊林外謂之薊郭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

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張孫炎自設百里之國

五堵之界界各五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五百里之國

五者之界各五十里五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五十

里即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五百里之國五

者之界各五十里可知郭疏張聘意亦作侯陸台

里未蓋十里雖郭疏多本疏然亦不見宋疏鄭注

猶未諱脫也近郭而侯爾雅正義不能援諫疏疏校
正鄭注而反削去那疏之文據儀禮疏之注率合
附會是其失然則郊制悉用遠郊百里近郊五十
里上公遠郊五十里近郊里十五里侯遠郊四十里
近郊二十里伯遠郊三十里近郊十五里子遠郊二十
十里近郊十里男遠郊十五里近郊五里以司馬法白
虎通義杜預春禮注鄭氏書唐注司馬法王國百里
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杜子春周禮載師注同鄭康
成傳書君陳序注云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
相去及此注彙而察之蓋可徵也鄭氏蘭草目校補
則然脫字精確之至擬

即登入鄙
著爾雅疏

儀禮集釋曰各以其國封疆十之一差去國之數
為遠郊也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
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據此亦是申明鄭
注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
里男十里之說知李寶之作集釋時此注尙未諱
脫也今集釋所載鄭注仍作侯伯三十里子男十
里當是後人據譌脫本改之

星宮星宮八新洲本宮之

御也今案林也海濱其宮中御也三千里等長十

里也今案林也海濱其宮中御也三千里等長十

里也今案林也海濱其宮中御也三千里等長十

里也今案林也海濱其宮中御也三千里等長十



大藏

